

普魯士榮光—柏林及波茨坦建築巡禮

張心宇



圖一：無憂宮。

波茨坦(Potsdam)，身在臺灣的我們，認識這個地名應該是在歷史課本上看到的二戰時期「波茨坦宣言」，做為普魯士的發跡之地，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但你能夠想像，最初的波茨坦只是一個斯拉夫民族傍河而居的小漁村嗎？

柏林，德國首都，現今歐盟火車頭，相較於巴黎、倫敦，似乎沒有那麼「古」，二戰時又幾乎被轟炸為廢墟，重建至今，它是否只有新、沒有舊呢？並非如此，走入這座以創新為號召、充滿生機的城市，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自13世紀屹立至今的古老教堂、17世紀隨普魯士的強盛而興的建築，這些建築承載了歷史以及不同的故事，並展現統治者們的意念，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。

17-18 世紀霍亨索倫家族的 4 位統治者

霍亨索倫(Hohenzollern)，家族領土為布蘭登堡(Brandenburg)及普魯士(Prussia)兩地。

(一)「大選侯」腓特烈·威廉

「大選侯」腓特烈·威廉(Frederick William, the Great Elector)生於1620年，1640年二十歲時即位至1688年去世，是霍亨索倫家族的大家長，身兼布蘭登堡選帝侯及普魯士公爵(Duke of Prussia)。他創建了普魯士軍隊，並強化國家財政，雖然重稅造成百姓負擔，但因剛結束三十年戰爭的茶毒，人民渴望和平及秩序，所以願意咬牙苦撐，而上述政策也奠定了日後普魯士由公國晉升為王國的基礎。

(二)腓特烈三世／腓特烈一世

腓特烈三世(Frederick III)生於 1657 年，1688 年二十九歲時即位至 1713 年去世。1701 年之前繼承的身份是布蘭登堡選帝侯及普魯士公爵，後因協助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作戰，1701 年獲得國王的稱號，成為「在」普魯士的國王(King “in” Prussia)，也是第一位普魯士國王，改稱腓特烈一世(Frederick I of Prussia)。他稱王後持續擴大領土，又好大喜功及揮霍無度，幾乎散盡他父親在位時所累積的大量資本。

(三)「士兵王」腓特烈·威廉一世

「士兵王」腓特烈·威廉一世(Frederick William I, the Soldier King)生於 1688 年，1713 年二十五歲時即位至 1740 年去世。他以父親為戒，力行撙節，並持續增兵強國，為日後的擴張立下了堅實的軍事及經濟基礎；但相對的，他不喜文化藝術，也強烈反對他的兒子腓特烈·威廉二世接觸這些附庸風雅的事物，加上近乎殘酷的教育及對待方式，導致父子關係相當緊繃。

(四)「腓特烈大帝」腓特烈·威廉二世

「腓特烈大帝」腓特烈·威廉二世(Frederick William II, Frederick the Great)生於 1712 年，1740 年二十八歲時即位至 1786 年去世。他以軍事政治英才為名，同時也醉心文學、藝術，尤其傾慕法國，喜愛音樂的他也是一名長笛好手；他積極參與戰爭，擴大國家領土，真正成為普魯士的國王(King “of” Prussia)，成就超越前人。

波茨坦

波茨坦緊鄰哈維爾河(Havel)，過去是斯拉夫民族居住的漁村，西元 1220 年時擴大成為一個小鎮，周圍有圍牆包覆；1660 至 1682 年間，大選侯在此建立一座宮殿，波茨坦的地位開始提升，但當時也僅有 3 千人口。大選侯擴大這座小鎮，並主導城市及街道設計，但這座城市實際上的建立者、讓「普魯士精神」具體化的，是大選侯的孫子士兵王。他重建舊城(德文：Altstadt)並修建了閱兵廣場，尚武的他也以檢視軍隊為樂。整座城市有三面被磚牆包圍，剩下的一面築起了防禦用的堅固柵欄



圖二：築在葡萄園之上小巧玲瓏的無憂宮。



圖三：新宮外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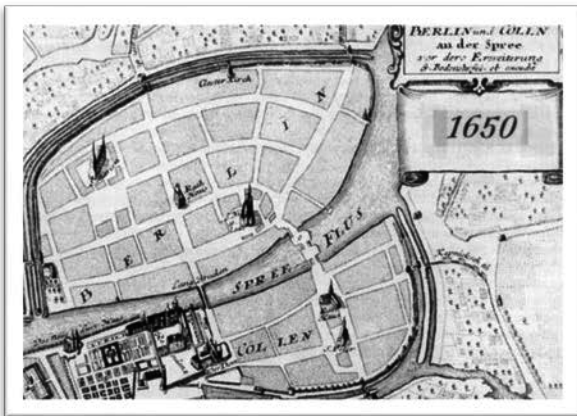
(palisade)，然而排除防禦功能，這座牆其實像是監獄，以防止士兵逃跑，因為士兵王花了許多錢在他們身上。

腓特烈大帝 1740 年即位後跟隨父親的腳步，大力建設這座城市，在他統治末期居民已達到 2 萬 8 千人，他以堅固的石造建築取代半木造屋舍，並將它們做為免費贈與居民們的禮物，在他去世時約有 600 座建築已完工。

波茨坦建築巡禮：無憂宮、新宮

現今波茨坦最著名的建築，是腓特烈大帝所建的無憂宮(Schloss Sans Souci)(圖一)，Schloss 為德文的「宮殿」，Sans Souci 則是法文，意為「無憂」，由其此名字便可看出大帝對法國的熱愛。

他與其密友克諾柏施多爾夫 Knobelsdorff 共同規劃建造這座洛可可式(Rococo)建築，克氏曾希望將它打造得雄偉華麗，但大帝反對，故相較於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宏偉的凡爾賽宮，築在種植葡萄之梯形露臺上的無憂宮顯得小巧玲瓏(圖二)。



圖四：柏林舊地圖(取自 Berlin.de)。

大帝在此辦公及接見賓客，以男客為主，少有女性，甚至連王后都極少在此，有一說是她不被允許進入；身為長笛好手的大帝也常在此舉辦音樂會，最後也在無憂宮去世，宮殿內目前仍展示他去世時安坐的椅子。

同樣位於無憂宮公園內的新宮(Neues Palais)，是大帝在結束七年戰爭(1756-1763)後下令所建，意在展示普魯士的強盛國力及戰勝的榮耀。雄偉的巴洛克式建築(圖三)，使用貴氣的金色裝飾，內部則包括大理石廳(Marble Hall)在內等眾多華麗的廳堂。

柏林

現今的柏林，最初分成兩個區域，以施普雷河(Spree)為界，右岸(北邊)是與今日同名的商業聚落柏林；左岸(南邊)的是漁村「科隆」(Cölln)(圖四)，兩地在 1448 年時被納進霍亨索倫家族的領土。

柏林周遭的郊區在三十年戰爭(1618-1648)中遭受重創，柏林也受到經濟蕭條波及，人民開始考慮遷出，但大選侯的統治改變了



圖五：聖瑪莉教堂內的壁畫還原。

這個狀況，他在 1658 至 1685 年間強化柏林的防禦工事，並新建及規劃了許多區域，1670 年至 1680 年間，著名的「菩提樹下大道」(Unter den Linden)也開始興建。自腓特烈一世於 1701 年獲得國王稱號後，柏林就一直做為普魯士王國的首都，且由於他大力發展文化藝術，並廣興宮殿、教堂，使柏林獲得「施普雷河畔的雅典」(Athens on the Spree)的美譽。

柏林建築巡禮：教堂、軍械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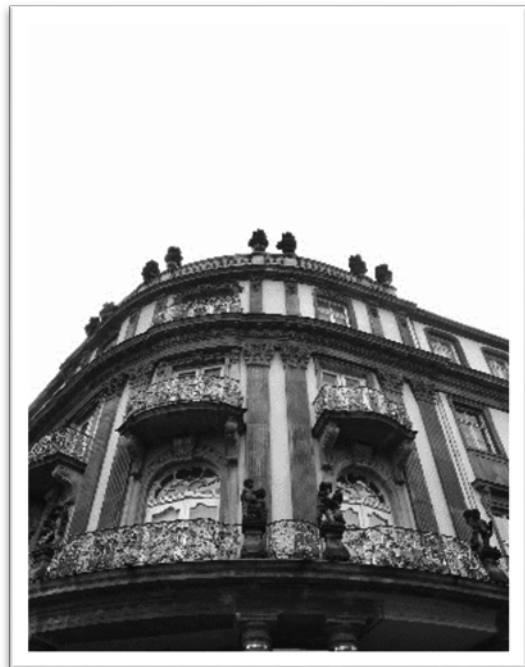
現今柏林最古老的兩座建築，是人們的信仰中心—教堂，分別為聖瑪莉教堂(St. Mary's Church)及聖尼可拉教堂(St. Nikolas' Church)。聖瑪莉教堂內部有著斑駁的壁畫，透過現代科技還原，我們看到被裹屍布包圍的死者牽著不同人的手，這是中世紀黑死病盛行時所做的畫，意思是不論你的身份、階級高低如何，都有可能染上這致命疾病而成為下一個亡者(圖五)。聖尼可拉教堂有兩座尖塔(圖六)，容易辨認，它隱身在住宅區內，十分靜謐。教



圖六：聖尼可拉教堂的兩座尖塔。

堂不遠處有座博物館名為 Ephraim-Palais(圖七)，原主人是曾與普魯士宮廷交易的珠寶商，1762 到 1766 年間建造了這座外觀華麗的洛可可建築，並迅速獲得「柏林最美角落」的美譽。

大選侯在位期間，決定要在柏林蓋一座軍械庫(又譯兵工廠，德文：Zeughaus，見圖八)，選址在菩提樹下大道，也是今日菩提樹下大道兩旁最古老的建築，我們由這座建築的興建史，也可窺見政權交替帶來的影響。大選侯逝世前來不及建造，由他的兒子腓特烈三世於 1695 年動工，歷經數位建築師，直到 1730 年士兵王統治期間才竣工。腓特烈三世於 1701 年成為普魯士的第一位國王並改稱腓特烈一世後，想以雄偉華麗的建築物妝點柏林，以彰顯王國首都地位，並展現普魯士軍力，大興土木的結果是幾乎散盡國庫。士兵王與父



圖七：Ephraim-Palais。



圖八：柏林軍械庫。

親作風大異，力行簡樸的他不把軍械庫當作炫耀標的，而是實用性質的建築，這也就是為什麼軍械庫的外表華麗，內部卻相對樸實(圖九)，這極大的反差便來自於建設期間，不同作風領導人的影響。軍械庫的建造歷經多位建築師，其中最有名的是施路特(Andreas Schlüter)，除了以宮廷建築師的身份主導許多柏林建築工程，他也是著名雕刻家，設計位在軍械庫內部的死去士兵頭像，每個不同的表情似乎都在訴說著戰爭的殘酷(圖十)。軍械庫的建設過程走走停停，當經費不足時就得暫緩，或使用較便宜的建材，直到1706年，施路特放置了鍍金的腓特烈一世頭像在軍械庫的入口上方，表示這棟建築確定是要蓋的(圖十一)。今日的軍械庫是一座博物館，大廳內展示許多與戰爭相關的文物，如巨大的勝利女神像、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銅像；玻璃天花板覆蓋的中庭四角，則放置著獻給大選侯的銅製大砲。

距離菩提樹下大道不遠處的御林廣場(Gendarmenmarkt)，中央是柏林音樂廳(前身



圖九：相對樸實的軍械庫內部。

為戲劇院 Schauspielhaus)，北側矗立著一座法國教堂(French Cathedral)。為何在德國境內會有法國教堂呢？時間回到大選侯在位後期，法國王室迫害兩格諾(Huguenot)教派，大量教徒逃出法國，大選侯立刻向他們招手，吸引具有長才的新教徒前來柏林定居，這座教堂即為此所建，1705年落成時，兩格諾教徒移民已佔了柏林四分之一的人口。

結語

建築並非只有功能性，從它的外觀、內部裝飾，都可反映出建設當時的時代背景或時代精神(zeitgeist)以及意義上的象徵功能，如同我們在軍械庫所看到的，本是為了展現普魯士精神及國力所建，在好大喜功領導者的治下擁有華麗外表，但遇到刻苦簡樸的統治者時，又呈現了極為樸實的內在，不同作風即展現在建築物本身。而不論建築或歷史，都脫離不了人的因素，了解這些歷史及人物的背景，才能更深度體會所有具體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建築、街道、甚至整座城市。這些富含歷



圖十：死去士兵的雕刻頭像(取自 hiveminer.com)。

史的建築，穿越時空，從過去到現代，或堅毅不拔，或浴火重生，都承載了人們的記憶、歷史的遺緒(legacy)或榮光，並持續傳頌這些故事，如同走進無憂宮，不禁遙想腓特烈大帝吹著長笛、與賓客同歡的畫面。只是，想到法國教堂是為了當時受宗教迫害出逃的人們所建，數百年後的今天，建築進步了、工藝進步了，但現今世界上的不同角落，仍有人們因為不同的信仰受到統治者或是人們的壓迫。時間的長河不斷前進，令人忍不住想問，我們全體人類，是否也能隨著歷史的前進而進步呢？

參考文獻



圖十一：腓特烈一世鍍金頭像。

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topic/Hohenzollern-dynasty>

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biography/Frederick-Wilhelm-elector-of-Brandenburg>

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biography/Frederick-I-king-of-Prussia>

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biography/Frederick-Wilhelm-I>

<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biography/Frederick-II-king-of-Prussia>

<https://www.spsg.de/en/palaces-gardens/object/sanssouci-palace/>

<https://www.visitberlin.de/en/neues-palais>

<https://www.stadtmuseum.de/ephraim-palais>

<https://www.visitberlin.de/en/zeughaus>

<https://www.berlin.de/en/attractions-and-sights/3560277-3104052-gendarmenmarkt.en.html>

Gutkind, E. A. (1964). *Urban Development In Central Europe*. London: Collier-Macmillan Limited.



圖十二：御林廣場及兩側教堂，右側(北)為法國教堂，左側(南)為德國教堂(取自維基百科)。